



指揮員的命令

甘肅人民出版社

指揮員的命令

[苏联]伊·華西林科著

[苏联]伊·布羅民插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蘭州

指揮員的命令

(苏联) 伊·華西林科著

(苏联) 伊·布罗民插图

朱 鳴 時 譯

根据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國立兒童出版局1953年版譯出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蘭州市民主西路七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甘肅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甘肅分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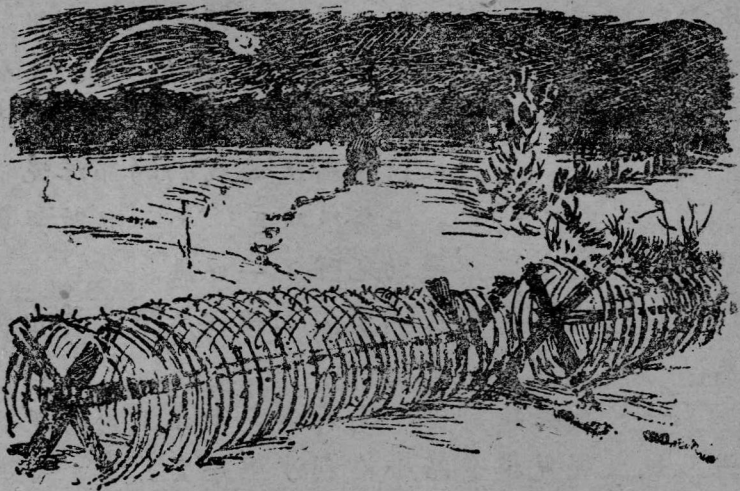
總號：0285·767×1092耗1/32·2 $\frac{1}{2}$ 印張·30,000字

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目 錄

指揮員的命令.....	1
毛巾.....	14
小蓋拉的錯誤.....	21
果利亞和瓦夏.....	34
一把泥土.....	46
果園.....	56



指揮員的命令

一張圓桌子，沒鋪桌布。桌面上擺着一碟植物油，碟子邊上放着几根灯蕊。微弱的灯光照着拖拉机手涅斯契爾楚克的金黃色的大胡子，照着謝廖沙伯伯的灰色的头髮。伯伯拿粗糙的手掌在桌面上压平一張格子紙（這張紙是从小格利沙的練習本子上面撕下來的），低声地、激動得有些嘶啞地唧唧嚶嚶：

——在这里，在凹地里，光算迫擊砲就有七

挺。機關槍呢，高甫留克的小木頭房里有一挺，水磨的暗樓上面有一挺，草料房頂上還有一挺。喂，你看清了嗎？畫了小十字的地方就是機關槍，迫擊砲我是用小圈圈來表示的。圖是非常清楚的。只是，怎么把這張圖送給我們的部隊呢？

——是——呀，任務很艰巨！……涅斯契爾楚克低声的回答，使勁地吁了一口氣。

灯火被他吁得在碟子边上搖搖擺擺，冒出烟來。

——我去送，——達莉猶芝卡在黑角落里說道。她在那兒摸着給小格利沙編手套。——希特勒強盜無論如何不會把男人放過去的。可是，老太婆嘛，也許他們不會注意。

——都是一樣。——謝廖沙伯伯冷靜的回答。莊稼漢也好，老太婆也好，他們都不相信。尼基塔·彼得羅維赤，我們必須親自去沖過封鎖綫。你从村子的那一头過去，我从子的一头過去。大概，總有一個人沖得過去。

格利沙的心跳得多么厲害啊，太陽穴都給震痛了。他怕大人們連他的話都會不高興聽。可是，這樁事又是多么簡單呀。

——謝廖沙伯伯，——他从床上坐起，喘着氣，激動地嘟嘟囔囔：——您千萬聽我說完……您

千万听我说完……让我从希爾金的家里出發……裝做滑小雪橇……从小山上滑下去——再沿着河走。我跑得比甚么人都快，你們看吧！……

房子里的人都把頭向他扭轉過來。大家原先都以為他睡着了，可是，你看，他還在听哩。

他的眼睛突然變得亮晶晶的，坐在床上直望着謝廖沙伯伯。

「勁頭多足啊！」——謝廖沙伯伯微笑的想着。

他隨即警告地說道：

——鬼子會打死你的。

——不會的，謝廖沙伯伯。——小格利沙仍舊十分激動地嘟嘟囔囔：——不會的，我是小孩子。

——鬼子們連小孩子都殺！

——不會出亂子的，謝廖沙伯伯，我跑得快。

伯伯思索着，眯縫着眼睛，望着小小的燈火，慢慢地、好像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個應當開動腦筋想想。

——你怎麼啦，發昏了嗎？——達莉猶芝卡跳起來了。——爸爸給鬼子絞死了，媽媽給鬼子凍死了，現在又叫小孩跑去嗎！

——你不要性急呀。——伯伯安定地回答：

——我是說，应当開動腦筋想想，並不是冒冒失失地……

當值班員走進房子里面來的時候，泰集史維里大尉正在把剛剛接到的偵察報告里面的情況標到地圖上面去。

——有一個男小孩苦苦地請求到您這裡來，他要求——會見頂大的首長。

——叫他回去吧！……——大尉揮了揮手。——這些少年志願兵呀，簡直叫人喘不過氣來。

——可不是嗎，——值班員笑了一笑。——不過這個小孩子好像有點別的事情。他說是從伊凡洛夫卡來的。

——從伊凡洛夫卡？——大尉馬上警覺起來了。——來了好久了嗎？

——今天夜里來的。

——那末趕快叫他！叫他到我這裡來！

可是，小格利沙沒有等到叫他就走進來了。他一句話也不說，走進來就在房子當中的地上坐下，並且立即動手從腳上脫掉毡靴。

——你脫靴子干甚么？——大尉覺得十分奇怪。——這裡是你洗澡的地方嗎？

格利沙脫掉了一只毡靴，立即從靴子里掏出

不过，營長跟小格利沙倒是不多說話，對他也並不十分溫存。好幾次，當格利沙講他差一點落到德國鬼子的魔掌里面去了的故事的時候，大尉說道：——再也不要去了。夠了。到前面的一个城市，我一定把你送到兒童保育院去。

格利沙固執地搖頭：

——到兒童保——育院去！

——鬼子會打死你的，你這個倔脾氣！

——不會的。小格利沙滿懷信心地用他從前回答謝廖沙伯伯的話回答大尉：——不會的：我是小孩子。

——並且，你應當上學。你連乘法表都還沒有學會哩。

——嗯……——小格利沙不好怎麼回答了。他把眉頭一皺，又想出話來了：——乘法表嗎，我可以找中尉們學呀。

他們像剛強的男子一樣，都不輕易流露自己的心情。可是，他們彼此又都懂得對方的心事。小格利沙深夜醒來的時候，往往看到大尉坐在桌子旁邊寫甚么東西。他寫着，寫着，眼睛不時地看着桌面。桌面上，緊靠軍用水壺，擺着一張相片。燒得剩不多的蠟燭發出溫暖的光芒，照亮了相片上面的女人的臉龐：微微凸起的細長的鼻子，



一直看到人的心靈里面去了的眼睛。多么可愛的眼睛呀！一到早上，相片就不見了。那个長着一双親切的大眼睛的女人，小格利沙好像只有在夢里見過似的。

当睡夢压倒了小格利沙内心里面的一切成年人的氣概，使他回到了兒童世界的時候，大尉也知道孩子的心在想念着甚么人。好几次，夜深人靜了，大尉看見格利沙躺在自己的床上伸直兩手兩脚，睜開朦朧的睡眼，模模糊糊地喊道：

——媽媽呀！……

有一天，格利沙偵察歸來了，他臉色蒼白，左边衣袖上全是凝結了的棕黑色的血漿。

——怎么了？不要緊吧——大尉向他撲去。

大尉把默默不語的孩子抱在手里，親自用汽車送他上陸軍醫院。

两个星期以后，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部隊里面。只是他那干澀的眼神还証明他不久以前經歷过致命的危險，忍受过难熬的疼痛。

大尉对他說：

——你明天去執行一項重要任務。

——是！——小格利沙跟軍人一樣地立正，响亮地回答。

夜里，大尉寫了一些甚么东西。第二天清早，

他交給格利沙一個文件包。

——把這個文件包好好地帶在身邊。現在我就派車子送你到火車站去。你坐火車走，按地址找到收件人以後，把文件包交給他。

——是！——格利沙重複了一聲。

——到達目的地以後，你再受領新的命令，要像一個軍人所應該做的那樣去完成命令。

——是！——格利沙又說了一次。

大尉在房子里慢慢地走了幾步，然後用腳跟迅速轉過身來，一句一句地、好像下達口令一樣地大聲說道：

——你這次是長途出差！短時間內，我們不能見面。但是一定能見面的。我們一定還會住在一起的！

——是！——小格利沙最後又說了一聲。他不敢抬起手來摸摸淚珠滾滾的臉孔。

他從大尉的命令里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似乎有某種東西會使他永遠離開部隊，也許，永遠離開大尉。

*

*

*

格利沙坐着火車走了好久。他從車窗里看見了覆着金黃色小麥的望不到邊的平原，看見了黑黝黝的大森林，看見了漲滿了水的河流，看見了

蔚藍色的遼闊的海面，看見了峯頂白雪皚皚的高山峻嶺。祖國啊，親愛的祖國！為了你，我們營里的戰士捨身炸毀敵人的鋼骨水泥的碉堡，從前，格利沙還不知道你是這樣遼闊廣大，這樣美麗動人哩。

到第十三天，格利沙方才到了通行証上面所寫的城市。格利沙走到廣場上面，四處看看。啊呀，多么熱鬧的城市！許多坐滿了人的、沒有火車頭拖的小車箱在鋼軌上面跑來跑去（注一）。許多藍藍的大汽車無聲無息的來回奔馳，可是，不知道怎麼弄的，這些汽車都吊在電綫上面（注二）。格利沙還看見一個成年人騎在一匹像小牛一樣的驢子上面，口里大聲地嚷着。

格利沙在跟地板一樣光滑的馬路上面走着；馬路這一边是連綿不絕的高樓大廈，那一边却聳立着灰色的天然的崖壁。

他按照文件包上面所寫的門牌號碼找到了一座樓房。上了樓，在門上敲了几下。一個女人走出來了，女人樣子並不算老，可是頭髮完全白了。

——契泰旺住在这里嗎？——格利沙問道。

——住在这里。——女人困惑地望着滿身灰

【注一】指有軌電車。

【注二】指無軌電車。

塵的小紅軍：他的軍大衣捆成一卷挂在肩上，背上揹着背包。

——泰集史維理大尉叫我送一包文件給他。

女人兩手齊揮，好像要把自己的腦袋瓜抱住似的。她驚嘆了一聲，立即從格利沙手里奪過文件包，跑進去了。

格利沙站在開着的門口，心里愠怒地嘀咕着：

「女人呀，全是這個樣子！一點紀律都不懂得。不是寫得清清楚楚嗎？契泰旺親收。她可不管，搶了就走。」

他跨過門檻，在潔淨發亮的嵌木地板上面停住了。穿着一雙沾滿塵土的靴子，不好再往前走。

隔壁房子里甚么人叫了一聲——也不知道是由于害怕呢，还是由于驚奇。門簾打開了。門坎上站着一個高高的、身材端正的女人，她的臉孔白得好像大理石做的一樣。

——格利沙！——她喊了一聲，好像早就認識他似的。——小格利沙就是你啊！喂，列奧經常在信里提到你咧！

——契泰旺在那里呢？——格利沙非常擔心那包文件。

——契泰旺？女人笑起來了。——我就是契泰旺呀。

小格利沙以為契泰旺是個男人，他不相信地把女主人看了一眼。

——看，——女人把一張字條交給他。——這是裝在文件包裏面的。寫給你的。

「命令」，小格利沙猜着了。

他打開字條，慢慢地唸：

「小格利沙：現在我命令你留在我未婚妻契泰旺的家里，你應當像尊敬母親一樣地尊敬她，等我回來。秋天，你就去上學，要跟一個軍人所應該做的那樣得到優秀的成績。等戰爭結束了，我就回家。到那個時候，我要親自檢查：看你把乘法表和其他一切功課學好沒有。

你的父親和指揮員——列昂·泰集史維理」

格利沙足跡所及的遼闊的原野、和紅軍戰士們在一起的親如兄弟的生活、震耳欲聾、但是已經並不嚇人的砲聲——一齊湧上了格利沙的心頭。——他覺得房子的牆壁都動起來了，並且從四面八方把他緊緊地圍住了。

契泰旺看出了孩子的心情，說道：

——你不要心慌呀。我將來和你一道到山里去玩，打獵。你決定留下了，是嗎？

看到孩子臉上流露出不知道該怎么办的表情，她好像下結論一樣地補上了几句：

——並且，這是指揮員的命令。而你呢，是一個軍人。好，快把背包解下來吧。

小格利沙把頭抬起，看見一對親切的大眼睛正從白白的臉上注視着他。多么可愛的眼睛啊！

格利沙在這雙眼睛的深處所看到的東西，使他的內心又甜又苦地想起了他這一生所知道的最美好的東西：母親的愛。

——你決定不走了，是嗎？——契泰旺窮根究底地問。

——不走了。小格利沙壓住嘆息的聲音，低低地回答。

他隨即慢慢地從兩個肩膀上解下背包。

